

在北極

著 寧 巴 巴



大衆書局翻印

在 北 極

(全 一 冊)

實 價 元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三十日初版

著 者

大連市浪速町一三三番地

發 行 者 大 衆 書 店

電 話 經 理 部 辦 公 室 二 一 三 五 一 三 號
編 輯 部 辦 公 室 二 一 三 七 六 三 號
出 版 部 辦 公 室 二 一 六 八 八 五 號
營 業 部 辦 公 室 二 一 七 八 四 二 號

大連市三河町三番地

印 刷 者 大 華 印 書 館

大連市浪速町一三八番地

總 經 售 新 文 化 書 店

電話二一五八八號

各 地 經 售

公 益 書 局
華 中 印 書 局
益 堂 印 書 局

作者自序

——致 孩 子 們——

親愛的孩子們！

看到了你們，真是萬分欣喜！你們生活在這樣的幸福的時代裡呵！可是，在回憶起自己童年的生活時——那真是難受得很呵。

我是生在黑海岸旁的謝瓦斯托波爾城裏的。父親是一個水手，母親是在碼頭裡縫着沉重的船帆的。

八歲的時候，把我送到學校裡去。我是一個優秀的學生。我非常喜歡讀書。

但是，當我四年級畢了業的時候，父親對我說道：

“瓦紐沙，現在得叫你離開學校了。每年到那裡，得交兩個盧布——可是在那裡拿到這些錢呢？是的，我有你們弟兄六個人。你工作去吧，給父親做一個助手吧！”

沒有辦法。只得走到工廠裡去了。我學着做一個旋削工人。

工作十分繁重。最初，我做了一個小跑腿的。把我趕到這裡，趕到那裡，而每天才只領得十個哥比。而且，他們還在拿我開心呢。
• 有時候，他們說道：

“學徒的，拿一個鐵釘來！”

你若是捉住它吧，而它又是那樣的滾熱。我含着眼淚，吹着被燒燙了的手指頭，可是周圍的人們都在哄笑起來了。

還有其他許多殘忍的事情。有時，還打我們學徒呢。

但我總算成了一個旋削工人了。

以後，又把我弄到沙皇軍隊裡去，在海軍裡當着水手。我在營部裡住過。營房真好像監獄一樣。惡臭，潮濕，吃的又非常壞。簡

直不把水手們當着人來看待。官長辱罵着我們，鞭打着我們，而且用盡各種各樣方法來嘲弄我們。我記得，有一次，我的小弟來到我那裡，在門上痛哭了半天，想把我叫出來。可是，當我出來走到他的面前時，他說道：

“伊凡，媽媽死了……”

他痛哭起來，我也痛哭起來了，他邊哭邊說着：

“伊凡，沒有人葬埋他老人家……你來葬埋他吧。”

我走去見長官，請求着道：

“大人，請你准我回去葬埋母親去吧！”

“不准去！哀告，請求，費了三個鐘頭的工夫。結果准了，不過命令着快一點回來。我勉強剛剛挖了墳墓，就又趕緊跑回到營房裡去了。

萬分幸運，這種生活算是已經終結了。

革命來臨了。打倒沙皇！打倒資本家！以後，就開始了跟白黨們的戰爭。他們企圖再把沙皇和將軍們放置到我們底頭頂上。

我跟白黨們戰爭了很長久的時間。我建立起鐵甲列車，我做過黨代表，我做過隊長……都曾遭受過許多危險。

有一次，我和同志們鑽到白黨們的後方去。在那裡我們組織了紅色的遊擊隊伍，等到我們該回去的時候，但出來是非常困難的。于是把我裝到口袋裡，冒充是麵粉，裝在火車上把我運走了。這一來把我運到了土耳其。在那裡，我偷偷地出來，到了海岸上。沿着大山我徒步走了二十一天，我身上穿的破爛不堪，我變成爲要飯的乞丐了：在許多城市裡我沿街討過飯。這樣，我才到了蘇維埃俄羅斯。休憩了一下，我又回到前線去！

可是後來，當我們從蘇維埃領土上，把白黨驅逐了的時候，我就到北方去了。在那裡我曾過了幾冬。

我仍然希望怎樣盡可能的向着北方走得更遠些。

一九三七年的時候，我的宿願終於實現了。我做了在北極上

多季露營的領導者。我們四個人在冰上居住了九個月之久。這是斯大林同志把我們派遣到那裡去的。我們完成了他給的任務。

可是，在北極上仍然還有許多工作。你們，孩子們，自然都想成爲北極專家的。因此，你們必須要成長，集中更大的力量而且要有更多的學習。

親愛的孩子們！學習吧，學習吧，再學習吧。你們中學畢業之後，還要入大學的。北極十分需要着受過教育的人們。它對待無知識的人，是殘酷無情的。它對於有學識的，文化水準很高的人們，却招待得很好。所有在它裏邊隱藏的一切財富，爲着我們偉大的祖國的福利，它是會大量地給予的哩！

目 次

黑色的帳幕	1
我們飛行着！	5
這就是北極呀！	8
冬營開始了	11
“斯莫科——北極”運河	13
“鷹們”	15
北極說話	18
“蘇維埃宮”	21
“百病科教授”	22
熊	25
偉大的慶祝節	27
“無軌電車”	29
暴風雪	32
小小的線紋	34
在殘餘的碎塊上	37
給所有的一切人們……	39
莫斯科	42



黑 色 的 帳 幕

這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了。偉大的飛行家茨卡洛夫想了一件很難的事情——經過北極飛到美國去。

但是，斯大林同志說，首先必須得把北極研究一下，必須得把最優秀的北極專家派到那裡去。讓他們生活在那裡，讓他們研究研究應該怎樣去做，讓他們常常報導，那裡是怎樣的天氣。到那個時候，就可以飛了。

于是，斯大林同志就招集了我們國家最優越的飛行家們。他就跟他們商議着：能够用飛機飛到北極上去嗎？能够在那裡降落下來嗎？能够在北極上過着生活嗎？

飛行家們都在應聲的答道：

“能夠的！”

尤其是大名鼎鼎的飛行家沃賓匹雅諾夫，興奮起來了。他說道：

“我們有許多精良的飛機，我們有許多出類拔萃的飛行家。他們都能够在極惡劣的寒天，和漆黑的夜間飛行，可以穿過濃雲和密霧，他們能够飛行到北極去的。而且可以在那裡降落到冰上，還可以張幕冬季露營。”

有些人卻懷疑着：

“可是一下子冰若裂開了呢？”

“不會的，那兒的冰是千秋萬代的，並且非常的厚！”

“但是，飛機一下子若飛不到可怎麼辦呢？”

“應該飛到的；因為摩托是有力的，精良的！”

大家長久的在討論着。

斯大林同志把一切統統想了一下，就決定了到北極的飛行。于是就開始準備起來。

委我為北極的冬營的主任。我十分的高興。自然囉，我知道，那對於我們將不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因為，在北極上，直到現在，還沒有誰在那裡住過。而且，也僅有幾個人到過它那裡呵！所有這一切的人們，都差不多是毀滅了。

挪威的北極學者南森，曾經在北極圈漂流過三年之久，——這樣也並沒有到達了北極。俄國旅行家塞多夫，在冰上走了兩年多，——這樣，也沒有到達北極，就死亡了。另外還有其他的十來個人，都遭受着同樣的命運。

然而，我曉得：所有這一切，都是在革命以前的事情，他們之所以毀滅，是因為沒有任何別人來援助他們的緣故。

我們的事情就不同了。全體的人民都在援助我們，斯大林同志本人也在援助我們。

我很安心的。蘇維埃公民，無論處在什麼地方——無論在大森林裡，在大海洋裡，在大草原裡，——他的祖國都不會遺棄他，祖國一定會拯救他的。

于是，我就集合了我的同志們——克林科里，希爾瑟夫，費多洛夫——向他們說道：

“來呀，弟兄們，想想我們到北極去需要些什麼東西。”

克林科里首先說道：

“我需要一個很好的無線電機，以便我們能够從北極上，和莫斯科和所有的人們，和全國，用無線電來說話。”

希爾瑟夫說道：

“我要研究北冰洋的深度。我需要一個帶有很長的鋼絲的絞盤，一個顯微鏡，還得要一些絹製的網，和一些別的應用的儀器。”

費多洛夫說道：

“我將按照星光和太陽的方位，來斷定我們之所在地，我可以按照它們的方位，可以知道冰把我們漂流到那裡去。所以我需要許多關於天文學方面應用的儀器。”

可是我說道：

“弟兄們，我們去北極得要整年整月。我們必定要有一個很好的帳幕，要有無線電所使用的電氣，要有橡皮船，吃飯用的傢伙，香烟，斧頭，



以及其他許多別的零零碎碎的東西。我們應該準備食物的存儲。但是，給我們的食物，必須是已經特別先做好了：這樣以便佔的位置很小，而且可以使它不致腐爛。”

我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，都在做起來了。在壓成像一個木片和方塊形狀的東西裡，準備下了兩年的食物。用五百個檸檬，壓成了十缸的檸檬汁。周密地設計了非常適用的帳幕。準備了最精確的儀器。配備了極優良的飛機。

在一切都已準備妥當的時候，我就說道：

“弟兄們，都來呀，現在我們應該在莫斯科附近找一個什麼地方來往一下，就好像在北極上一樣，然後我們好把一切都檢查一下。”

於是，我們就把我們的傢伙等都裝在汽車上，駛出了莫斯科。那時正是隆冬的季節。四野都是雪，我選擇了一塊小空地。

這怎不是北極呢！

開始把帳幕張開來。豎起了結實的木樁，打開布蓬，展開用一種海鴨絨毛製成的套兒。而帳幕的頂層，則完全是黑色的帆布，上面寫着白色的字：

漂流站

然後，我們穿上了北極的衣服：毛皮外套，毛皮長靴，帶耳的帽子。於是開始生活着，就好像真的和在北極上一樣。



我們自己準備中飯，我們把事先壓成方塊形狀的東西，放到開水裡，——就沖成了白菜湯。把另一個事先壓成薄片形的東西，沖成了肉丸子。再把第三個事先壓成的東西，用開水沖成了蜜餞。所有這一切，味道都是非常的甘美。

希爾瑟夫和費多洛夫兩個人，在試驗着儀器。克林科里裝起來無線電機，開始和莫斯科，以及和其他各城市說話。

在晚上的時候，他說道：

“伊凡·德米特里耶維茨，我可以暫時到莫斯科去一下嗎？”

我提醒着他說：

“契歐多雷赤，你忘了吧，我們是在北極上哩！”

埃林斯特微微地笑道：

“可是莫斯科是在跟前呢。”

于是他就到莫斯科去。經過一個小時的工夫，果然他轉回來了。

在莫斯科近郊，我們整整地住了六天，一切我們都檢查過了：帳幕是否合適，無線電機是否很好，儀器是否精確，衣服是否溫暖。

結果，一切都很好。我們回到了莫斯科。我就宣稱道：

“我們準備飛往北極去吧！”

我們飛航着！

在莫斯科的飛機場上，整整齊齊地，排列着四個巨型的飛機。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小一點的飛機。在這架飛機上，一個飛行員在向前面飛行着，在飛行偵察。

和我們一起飛行的，都是些素負盛名的飛行家們：有沃實匹雅諾夫，莫洛攷夫，阿列克舍耶夫，瑪朱陸克，巴布西肯……等，大名鼎鼎的舵手斯匹林，也跟我們一道飛行。

摩托響起來了。急風一樣地旋動着。我們進到機身的小室裡。歡遂的人們舉起了帽子，高聲喊着：

「祝福一路平安！幸運的過着冬日！恭賀到達北極！」

沒有一個人在高聲叫道：「請你們寫信來」，——因為現在，北極還沒有郵局的設置。所以，他們都在請求克林科里道：

「請你常常拍電報來！」

「好吧。再見吧！」

沉重的飛機，都一個跟着一個地向上昇起來了。

我們飛航着！直往北極飛航着！

我總想着——食物够不够呢？若是一下子不得够可怎辦呢？因為，在北極沒有商店。本來，我們把肉類，水菓，臘腸，甜食之類的東西，都已存儲的很豐富。甚至連餃子都有了。但我總以為這些東西還是很少。飛行家們說道：

「伊凡·德米特里耶維茨，裝載的東西已經足够用了，你可憐可憐我們吧！」

可是我仍然玩滑頭，到處都塞着各種各樣的食物：在飛機的兩翼裡，在座位底下，在機尾裡。

我們飛到了哈里冒高爾城的時候，天氣變得很壞，再也不能向前飛行了。我決定檢查一切食物，打開裝餃子的罐子一看，那裡已成為一團麵粉。都在開始發起熱來，餃子已經腐敗了，把這些都擲掉了。可是飛行家們都在旁微笑地笑道：

「伊凡·德米特里耶維茨，餃子糟了！」

「沒有關係。我拿牛來代替餃子。」

真的，我非常願意把活牛帶到北極去。就是小豬也可以。

但是，飛行家們都不願意把牛裝在飛機裡。

“伊凡·德米特里耶維茨，你最好再帶一隻象來！”

在當時，我曾帶來了一個小桶，裡面裝有酸乳酪。

“不是嗎，這就是拿來代替餃子的。”

他們收下了酸乳酪。

天氣比較好點了，我們便又起飛。不久，就飛到了納里揚——瑪爾。沃賓匹雅諾夫到我跟前說道：

“伊凡·德米特里耶維茨，拿酸乳酪請客吧。”

“請吧。”

我拿起小桶，但是它是出人意料的輕。我把它一看——是空的！怎麼這樣的奇怪呀？所有的人們都在一旁笑着，齊聲的說道：

“瓦那叔叔，我們把你騙了！”

原來，他們悄悄地在小桶上穿透了一個小洞，用一隻小管子插進去，偷偷地把酸乳酪吸抽了出去。所以，就統都給流乾了。

我說道：

“不，你們不是騙我，因為我正要拿這個小桶裝魚，來代替酸乳酪呢。”

我自己心裡想着：“那裡若是裝着魚之類的東西，你們再也不能夠用小洞把它抽出來了。”飛行家們都在看望着：跟我爭論是很困難的。於是他們就把魚裝在飛機上了。

摩托又在響着了，繼續向前飛進——到達了魯多里發島。

在魯多里發島上，我們停留了幾天。天氣惡劣起來了，再也不能夠繼續向前飛行。

在這裡，我們結識了一個新的同伴。這是一隻不很大的，而且非常伶俐的牝狗——一隻西伯利亞的愛斯基摩狗，牠有着異常敏銳的一雙耳朵，有着像一種鹽餅乾似的捲起來的尾巴。牠大聲地，在向我們吠叫着。

有誰在說道：

“這條小狗兒，將來可以成爲一個極優秀的北極專家呢！快活

的狗兒啊！〃

因此，以後這條小狗就叫做：“溫學雷”。（註：“溫學雷”是譯音即快活的意思——譯者）

這 就 是 北 極 呀 ！

最後，天空晴朗了，太陽也出來了……

可以飛行了。現在，一直地飛向北極去！

趕快預備好了一個機器。這個機器，載重能力非常地緊張。在魯多里發島上的飛機場，是懸崖般地掛在海的上邊，所以，從陸地上起飛的時候，必須要陡直地上昇，不然的話，一定就會沉沒到海裡去的。

可是，這不是徒然的，掌管機舵的，乃是最優秀的飛行家，蘇聯英雄墨哈伊爾·沃賓雅諾夫。沉重的機器很輕易地向上飛了起來。我們已飛在空中了。現在的航程——是筆直地向北極飛進。

那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一日，四點五十二分鐘的時候。

我們飛行得異常高。馬達協和他發着沉重的聲音。我們貪婪地向下探望。但是那裡——都給雲霧遮住。有時，透露了一下微光，現出了“窗子”。但在“窗子”裡所閃爍着的，都是些茫茫的冰，冰，冰……

我們這樣的飛行着，已經有六個鐘頭了。

突然地，我們的舵手斯匹林，和任納，費多洛夫同聲喊道：

“北極！我們在北極上呢！”

沃賓雅諾夫操縱着飛機向下降落着。一切都在接近了，接近

了……穿過雲層。在雲層的底下——則是一片濃霧。末後，濃霧沒有了。沃賓匹雅諾夫開始覓尋着冰塊，以便降落。

他在白茫茫的冰源上空，經過了長時間的巡迴飛翔，來往的探索着。最後，終於找到了一塊很大的冰塊，開始向那上面飛行着，照準了目標，是那樣很適合地降落下來了。

踏雪木屐獨着冰，向前滑行着，飛機停止住了。

我們一行共計三十人，大家都翻身跳出來到冰上，彼此開始相互攬着手，彼此開始互相擁抱着，狂吻着，互道賀意……

人們在招呼着我道：

“伊凡。德來特里耶維茨，你是北極的主任，你該行使你的支配權了！”

我環顧了一下。周圍都是冰的原野。北極就是這樣的呀，由於它，不知沉沒了多少勇敢的探險者，而這些人們，却並未接近了它呵！但是現在，我們，布爾塞維克者，却已經到達在北極了。

克林科里把無線電台攔開。但是，在那裡，某種部份發生了故障。錶針還在走，可是無線電不靈。所有的人們都着急起來了：“我們已在北極，但是還沒有誰知道這個事，恐怕人們以為我們還是已經沉沒了呢！”

克林科里卻非常鎮定地，說道：

“沒有關係，修理一下，就好了。”

經過十一小時之後，無線電才開始工作起來了。我們每個人都私心竊喜地高興起來，於是馬上就給斯大林同志從北極上拍發出第一個電報。



冬 營 開 始 了

工作緊張起來了。誰在從雪裡砌成了磚塊，誰在從雪裡堆起了堵牆，以便安置無線電台。誰在起卸飛機上的貨物，誰在佈置雪車。

我跟彼得，彼得洛維茨打起賭來：冰有多少厚呢？我們把冰塊掘了又掘，掘了二十多次，一直到渾身發汗，最後才掘到看見水。冰塊的厚度，足有三公尺多深。一點關係都沒有，滿可以住下來的！

落在後面的飛行家們：莫洛茲夫·阿列克舍耶夫，瑪朱陸克等人們，迅速地向我們飛來。他們把絞盤，帳幕，和溫學雷都給帶來了。

狗兒沿着新地跑了起來，用鼻子到處探索，到處聞嗅。人們都在笑起來了：

“溫學雷嗅聞北極了！”

飛行家們自己張開了輕便的帳幕。而我們則安設了我們的大的，那一個黑色的帳幕，就是我們在莫斯科附近所曾經住過的那一個帳幕。我們把它集攏起來，用螺旋釘釘住，用帆布把它包裹起來，再用毛皮裹住，然後安置起廚房，過道，這一切都是非常良好。

克林科里微笑了一下，說道：

“這一個令人發生好感的住室，在北冰洋的中心裡……一切都很合適。”

我們遷移到那裡，佈置起新居。在帳幕的外面，大雪紛飛，朔風凜冽，可是我們卻極溫暖，而且非常舒適。我們坐在小桌子的旁邊，吃過很甘美的食物，回憶莫斯科，同志們，以及祖國……